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寧 斯大林

文艺论著选讲

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組編

目 录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两封信·····	(1)
学习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信·····	(24)
学习恩格斯给玛·哈克奈斯的信·····	(39)
学习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56)
学习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73)
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	(93)
学习列宁的《欧仁·鲍狄埃》·····	(118)
学习列宁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126)
学习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138)
学习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的信·····	(151)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两封信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9年4月19日和5月18日分别写给斐·拉萨尔的两封信中，针对拉萨尔在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所暴露的唯心史观以及机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并就文学作品应该塑造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悲剧、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等重要文艺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的科学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封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光辉文献。学习这两封信，深刻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对于我们当前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以及“四人帮”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促进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拉萨尔写作《济金根》的历史背景及其政治目的

十九世纪中期的机会主义头子拉萨尔（1825—1864）出身于犹太族的绸缎富商家庭，他一生在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中相混，与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有密切的交往，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在1848年德国革命的高潮中，他投机

革命，混进了工人运动的队伍，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

拉萨尔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但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哲学上信奉黑格尔主义，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热心信徒”。马克思曾经指出：“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21页）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后来还暗中勾结普鲁士的反动首相俾斯麦，出卖工人运动。他极力鼓吹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阶级调和等谬论，实际上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864年9月4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经指出，拉萨尔在政治上对于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拉萨尔在哲学上的唯心史观和政治上的反动理论，也必然表现在他的文艺观上。他写作的历史剧《济金根》，就拒绝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公开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唯心史观，他把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济金根吹捧为“民族的代言人”、“德意志最后一个英雄”，以他笔下的这个贵族阶级代表人物来影射当时的资产阶级，为当时的资产阶级辩护，为他在政治上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辩护。

历史剧《济金根》是拉萨尔在1858—1859年间写成的。1859年3月6日，拉萨尔把自己写的剧本连同的一封信和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寄给马克思。3月21日，又写信给恩格斯，在信中他谈到了写这个剧本的动机和经过，并请求马克思、恩格斯把看完剧本后的意见详细地和直率地告诉他。马克

思、恩格斯这两封信，就是对拉萨尔的回答。但拉萨尔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不仅不虚心接受，并于5月27日再写了一封“荒唐可笑”的长信给马克思、恩格斯，为他的《济金根》答辩，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

在德国历史上，1522年发生了一次骑士（低级贵族）济金根发动和领导的反天主教反诸侯的贵族起义。由于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和推翻整个封建制度，而是想取代诸侯的权势，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所以在起义中，他一方面得不到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受到诸侯的坚决镇压，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起义终于失败，济金根本人也身负重伤而死。拉萨尔的《济金根》就是以这次起义为题材，描写济金根起义的发生、经过与失败的全过程。在剧本里，拉萨尔把济金根这个“**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极力加以理想化，把他美化成希望同农民建立密切联系的反对皇帝的“狂热”的“革命者”。他的失败只是由于智力上的错误，外交上的失策，是非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目的发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造成的。这完全是从唯心史观出发，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肆意进行歪曲。

拉萨尔本来就不是一个文学家，他曾说：“我年轻时候从没有写过一首抒情诗”。（1859年3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可是，他一反常态，居然在革命高潮过后写起剧本来了。这是为什么？他自己曾明确地说：“由于一种强制的力量控制了我”。他认为这个剧本的写作是同当时“巨大时事问题”相联系的，是“概括地表明了我同我当地的朋友们关于政治形势和我们对它的态度的争论”。很明显，拉萨尔当时写这个历史剧并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活动，而是借助他的

剧本，请出济金根的亡灵，来为他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服务。具体地说：

1、以《济金根》影射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美化当时的资产阶级。

1848年欧洲各国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月18日，德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当时的革命任务是要推翻普鲁士王国的封建君主制，把政治上分裂的德意志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爆发后，形势很好，国王腓特列·威廉四世被迫宣布同意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改组政府，建立统一的共和国。但是，正当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叛卖了革命，同封建保皇势力结成联盟，致使革命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了许多著作，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一五二五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马克思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中，也曾经愤怒地批判当时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恩格斯认为：“德国一五二五年革命和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革命间类似之处异常明显。”

（《德国农民战争》序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独立的阶级立场，和农民结成联盟，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用革命的暴力粉碎旧的国家机器。拉萨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

是竭力反对的。在拉萨尔看来，1525年的“农民运动是和贵族党派同样反动的，两者的思想是一样的。”农民战争按其性质来说，“归根到底甚至是最极端反动的”（1859年5月27日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他写历史剧《济金根》正是企图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影射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他在剧本中，否定农民起义，狂热地吹捧济金根，把济金根美化成农民大军心目中的“领袖”，认为济金根的失败不过是由于自身的智力和策略欠缺造成的。其目的就是要说明1848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为1848——1849年革命中背叛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辩护，为他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辩护。

2、宣扬他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

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出笼的时候，正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十年。这时，马克思、恩格斯经过了整整十年进行了巨大理论工作，在一系列光辉著作中，全面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斗争策略，沉寂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又重新积聚力量活跃起来。与此同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派别——拉萨尔主义也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路线，它们之间的原则的分歧，终于在关于德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废除反动的君主政体，建立起统一的民主的德

意志共和国。拉萨尔则认为，只有进行普鲁士领导的王朝战争，才能由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对于当时革命的主力、革命的对象以及革命的道路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有着明显的对立。拉萨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抛出这个剧本，极力歌颂骑士贵族的历史作用，目的正是想借历史事件来回答德国革命和统一问题，宣扬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封信，不仅深刻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包含了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激烈斗争的内容。由于当时斗争还未到公开决裂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批判还是比较委婉，但立场却是非常明确坚定的。毛主席曾揭露那些反党分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在这方面，拉萨尔也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先师”。马克思、恩格斯这两封信在文艺上和政治上的教育意义是不朽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掌握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全面专政。

二、马克思恩格斯两封信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封信中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对文艺创作与评论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作了深刻和科学的论述。下面就信中的主要观点，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们学习的一些体会。

1、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正确表现历史和文艺的主人

文学创作在表现历史生活时，是突出表现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的作用，还是吹捧反动剥削阶级，抬高他们的地位呢？这是文学创作中两种世界观的反映。

在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有两个根本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另一个是贵族的“国民运动”。农民运动的目的是推翻封建诸侯，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将历史推向前进；贵族的“国民运动”，是妄图取代诸侯利益，建立贵族民主制，把历史拉向后退。革命的文学作品究竟应该如何去表现他们呢？是把贵族的“国民运动”放在农民运动之上，还是突出地描写和歌颂当时的农民起义？这里存在着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分歧。拉萨尔从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出发，站在反动的唯心史观的立场上，对济金根一类骑士反对派以及同济金根同属一个营垒的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大加宣扬，夸大宗教改革的意义。他“赋予济金根十分革命的目的”和“各种各样的美德”，说他是“德意志的最后一个英雄”，是“语言和行动同样伟大”的“革命领袖”。而另一方面，对真正的革命派农民则极力贬低，诬蔑他们只配当济金根的喽啰，没有济金根的领导，“他们就免不了失败，将在血腥的杀戮中被消灭”（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从根本上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屏革命人民群众于历史舞台和文艺舞台之外。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站在无产阶

级的立场上，舒伦堡早就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进程的決定力量，是文艺舞台的主人这样一个在文学史上是首创的重要思想。恩格斯在信中，尖锐地批评拉萨尔在剧中“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高潮”；反而肆意歪曲现实，违背历史的真实性，“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马克思也指出：“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背景”。两位革命导师都在信中特别强调：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即使要表现上层人物，也应当衬托出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从而“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使贵族的国民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或者，象马克思所讲的“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那个意思，正确地把济金根悲剧的真正因素揭示出来，作为一种反面的借鉴，充分地展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決定作用；那么，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也是会有一定意义的。

然而，拉萨尔在他的历史剧《济金根》中，却让骑士贵族统治舞台，让贵族的代表人物济金根占据主导地位，而对当时的农民起义则极为鄙视，这就彻头彻尾地暴露了他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

恩格斯早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就指出：德国的贵族统治和当时的波兰等国的贵族民主制一样，是以农奴制为基础的，“都是属于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他们

是一个趋于灭亡的阶级。在十六世纪初叶诸侯力量处于兴起阶段的情况下，贵族阶级要想实现德国的独立和统一，依靠本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密结成联盟才能实现”。但是，悲剧的因素就在于：“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昔日的密盟和强权的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同农民结成联盟”。因此，“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

至于济金根，根本就不是如拉萨尔所说的“比谁都前进”的革命者，“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珂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珂德”。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他妄图按骑士的法则行事，改变社会，恢复过去旧的制度，拉历史倒退，所以他只能在骑士内争的假面具下发动叛乱。“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而这是济金根的阶级地位所不允许的。济金根在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去反对比骑士贵族叛乱更为强大的诸侯，灭亡是必然的。

在拉萨尔的《济金根》中，宣扬贵族的“国民运动”，歌颂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是拉萨尔的阶级立场及其反动唯心史观在文艺创作上的顽强表现。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批评拉萨尔：“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

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这一批判击中了拉萨尔反动唯心史观的要害。对历史，抬高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贬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对现代，吹捧资产阶级，鄙视工人群众，把资产阶级、贵族的改良主义看作高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这正是拉萨尔唯心史观的反动实质。

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都是贬低和抹煞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的。拉萨尔如此，当代的刘少奇、林彪也是如此。他们扮演了“超天才”的“救世主”的角色，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大肆宣扬“天才史观”，鼓吹“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不遗余力地通过戏剧、电影、文学、传记、美术等等文艺形式，歪曲历史，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为被历史唾弃了的政治僵尸鸣冤叫屈、翻案复辟。从解放初期的电影《武训传》、《清官秘史》，到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是拉萨尔的“高徒”们炮制出来的黑标本。其用心如出一辙，都是要为他们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

革命导师一贯教导我们：要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歌颂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创造无产阶级艺术典型，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鼓舞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封信中，就充分地肯定了十六世纪曾经领导平民、农民起来反对诸侯贵族的领袖闵采尔。恩格斯称赞他为“革命的平民”，列宁在后来更肯定他是“无产阶级的农民”。十九世纪中叶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恩格斯及时地提出了文学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强调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都

“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1905年，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伟大领袖毛主席继承、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文艺理论，早在1942年就为社会主义文艺规定了“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正确方向。1944年，毛主席看了平剧《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阐明：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明确指出应该由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去统治文学艺术舞台。

今天，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光辉文献，我们感到无比亲切。它激励着我们：无产阶级肩负着要把那曾被拉萨尔以及刘少奇、林彪之流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任，要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艺术地充分表现出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产阶级一旦翻身作主，统治了历史舞台，就能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开拓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让自己的英雄代表在文艺领域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彩色电影《创业》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塑造出了象周挺杉这样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工农兵英雄典型。真正做到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创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六十年代初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展示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艰苦创业的战斗历程，正确地揭示了历史的本质。无产阶级将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努力塑造我们火红的年代中的这些时代主人，让英雄的艺术形象“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

2、坚持阶级论，批判人性论，正确构思文艺作品中的矛盾冲突

拉萨尔在写作《济金根》的前后，提出了一套关于悲剧冲突的理论。他在《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中写道：“正是这种同时是论理的又是智力的，因而又是以永恒的和必然的客观思想冲突为基础的过失，我觉得才能构成最深刻的悲剧的冲突”。根据这种理论，他认为悲剧冲突是由于人物性格的内在冲突，这种发自内心的内心世界的冲突，才是“最深刻”的。这些矛盾冲突不受阶级性制约，而是理性所驱使，受“狂热”的冲动，因此，反动统治阶级有时也会产生一定的革命性，起来组织革命。他在组织革命时，为了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往往使用某些手段或方式，如外交的手段，退让妥协的，狡诈的策略等等。由于智力的原因在施用这些手段或方式的时候往往造成过失。这样，非革命的手段就影响了革命目的的实现。人物本身的这种内在的革命目的和非革命手段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是构成一切悲剧冲突的根本原因。拉萨尔并且断言，这个悲剧观念的公式是“必然的”和“永恒的”。

《济金根》是拉萨尔的悲剧理论在艺术上的具体体现。

他为了阐明他的公式，对历史上的济金根进行了歪曲和美化。拉萨尔在剧本里，把济金根这个贵族阶层的代表人物和他发动的反对诸侯的武装起义，加以美化和理想化，把他描写成企图打倒皇帝、解放农民的革命领袖。剧本通过巴尔塔扎尔的口说出，济金根的失败是由于他借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没有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宣战的旗帜。结果构成了革命目的和非革命的折衷主义策略之间的矛盾冲突。拉萨尔认为，这种自身的、内在的“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不仅是济金根的悲剧所在，而且是历史上一切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也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

拉萨尔关于悲剧冲突的公式是以剥削阶级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它完全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论，拒绝对人物及其矛盾斗争进行阶级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拉萨尔的错误观点，尖锐地指出：济金根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要恢复旧制度，逆历史潮流而动；“**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而拉萨尔却把济金根的失败归结为他自身的手段不得法，在斗争中不恰当地运用了“狡智”，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定拉萨尔可以描写济金根这样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问题在于拉萨尔对构成济金根这样的悲剧冲突的解释是荒谬的，他所表现的主题也是错误的。正

如马克思对他提出的诘问：“**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真正用阶级论的观点把济金根的悲剧因素揭示出来，指出他企图反对天主教和诸侯，他的骑士贵族的阶级地位又决定他不能和当时真正的革命力量——农民和贫民结成联盟，所以难免灭亡，从而显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那么，这样的作品在当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拉萨尔却背离阶级分析的原则，极力美化和歌颂旧贵族的代表济金根，同时把他的失败归咎于性格的因素，完全否定了济金根的阶级本质和他失败的阶级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封信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批判拉萨尔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从当时的阶级关系，济金根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他所举行的叛乱的性质和目的，揭露出他失败的阶级根源和历史的必然性。

针对拉萨尔关于悲剧冲突的人性论观点，恩格斯在信里提出了革命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这个著名论点，深刻地批判了拉萨尔唯心主义的悲剧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悲剧的论述，是从阶级斗争的现实中概括出来的，因而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0—271页）在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矛盾冲突就是阶级的冲突。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奴隶们总是按照历史的必然要求，发动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将历史推向前进；而反动的统治阶级也总是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及其阶级利益出发，

站在革命人民的对立面，反对革命，阻挠革命，扼杀革命，企图把历史拉向后退。这个前进和后退，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斗争就是阶级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文艺作品源于生活，是现实斗争的反映，它只有以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矛盾冲突的基础，才能真正揭示和反映社会的本质。拉萨尔关于悲剧冲突的观点，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就必然跌进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历来的机会主义分子都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总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维护他们推销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破烂武器。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文艺创作上，坚持阶级论，批判人性论，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指引，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3、正确阐明了文学作品中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无产阶级的美学理想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文学作品都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一定的阶级社会生活内容的。在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相互依存，内容依赖形式来体现，形式为表现内容而存在；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过来影响内容，并有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封信中在批判拉萨尔的反动文艺观的同时，还正确地阐明了革命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

基于拉萨尔的反动唯心史观及其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他在剧本《济金根》中对人民群众的污蔑和对封建贵族的美化。也是由于拉萨尔的反动唯心史观，决定了拉萨尔在文艺